

大眾傳播學者徐佳士：「追求快樂並非享受美食與華服，而是要活得心安理得」

民國十年生，江西省奉新縣人。國立政治大學學士、美國明尼蘇達大學、美國史丹佛大學（1956/9-1957/6）碩士。



曾任報社記者、編輯、考試院考試委員，現任文化建設委員會委員、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、雲門舞集基金會董事等。著作有《大眾傳播理論》、《符號的陷阱》、《冷眼看媒體世界》等。

教了三十多年的書，桃李滿天下。這位風度翩翩、身材高瘦、親切幽默的學者，被學生暱稱為「頑皮豹」。

四十多年來，他投身新聞教育工作，一直執著在新聞工作及新聞教育上，傳播新觀念。新聞大學者鄭瑞城便形容他是一個「新觀念的創造者」，無論在作研究、寫文章、規劃學新聞系的系務上，都比別人多了一份高瞻遠矚的眼光。他的後半輩子，其實就是一部台灣新聞發展的歷史。

國難當前置個人生涯於度外

我成長的時代，正值國難當前。這個時代的人，把國家民族放在前面，自認國家命運與自己息息相關，因此對個人的價值觀與生涯發展沒看得那麼重。

我很幸運的是，求學與就業的過程沒有受到太大的阻力，也許因為當年的競爭不是那麼的激烈。

過去沒有所謂的「傳播」，只有「新聞」。抗戰時，學生們很愛國，也不太「安分」，前面在打仗，我們在家鄉從事抗日的活動。

「五四運動」對我的啓蒙

在我十五、六歲的時候，因為受到「五四運動」和其他文化運動的影響，一些較親近的朋友都喜歡文學，是很典型的文藝青年。我們常在學校的壁報發表抗日救國的文章，熱血奔騰，慷慨激昂。

後來我投稿的文章，甚至被張貼在街上，不但有人看，還對文章有熱烈的討論。有了「讀者」之後，開始讓我對新聞產生了興趣。

考大學時，中央政治學校因為有新聞系，名氣很響亮，不用繳學費（公費），畢業後又有工作，

於是我把它當成唯一的志願。幾個好朋友一起去報考新聞系，結果我考取了。考上的時候，興奮了好久！

民國三十二年，正式踏進了新聞系的大門。我們新聞系的系主任是新聞界的老前輩馬星野先生，他是美國密蘇里大學的畢業生，以美式教育來教學生，對我們而言是很大的衝擊與刺激，我們笑他是「中了美國人的毒」！

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

因為打仗，學校遷到重慶。我大二時日本人打到貴州，眼看就要打到重慶了。當時國民政府號召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我們在學校主動發起了從軍的熱潮，結果多數人都「投筆從戎」。班上六十多個人，除了女生和身體不適的人外，幾乎每一個人都響應了青年軍的號召。連老師都從軍去了！

我自認是「頑固的愛國抗日份子」（不是「哈日份子」），對救亡圖存的運動義無反顧。當時有許多人參加青年軍，我則通過了測驗，在昆明的炮兵訓練營，替到中國為我們打仗的美軍擔任翻譯官。

到昆明受訓時，路過崇山峻嶺，行行重行行。我在炮兵隊，目睹十輪大卡車拖大炮的場面。此時，美國人已把此役當成美國的亞洲戰爭。

戰情越來越吃緊，日本打完沿海又逼近內陸，眼看就要演變成東南亞戰爭。我也有心理準備，要到緬甸打仗了。

抗戰結束 至中央日報實習

就在這個時候，美國對廣島發射原子彈，最後日本宣佈投降，戰爭終於結束。退伍後，我回到學校繼續讀書。當時學校遷回南京，系主任馬星野先生被派任為中央日報的社長。我因為在學校負責自營自銷的《南泉新聞》，頗獲地方上好評，被馬先生派往南京中央日報實習。

中央日報是南京的大報，馬先生又是很專業的新聞學者，他要把報紙辦成「每日的百科全書」，內容豐富多元。他的新聞理論、做事方法及對新聞的執著，令我獲得很大的啟發。一開始我只是實習記者，負責跑社會新聞，由於經常要採訪犯罪案件，對我來說，不是很好跑。但是我的採訪主任陸鏗，覺得「徐小子」不錯，孺子可教，常派給我特別的任務。

初訪台灣眼界大開

民國三十六年，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桂永清要搭「峨嵋號」到各個海軍基地巡視，他與陸鏗先生

是好友，陸先生便指定我隨船採訪。

那時台灣很少人來過，我跟著軍艦到了高雄、海南島、廣州等地，半個多月的時間，眼界大開。我每天寫報告，記錄海軍生活，這些文章集為《海上峨眉》專欄，在報上刊登。對初生之犢而言，真是難得的經驗。

新聞自由與當局的壓力

不久，中共開始在東北製造亂事，戰局緊張，政府派陳誠去接收東北。我才剛從學校畢業，成為正式記者沒多久，就被指派到瀋陽採訪。當時各報派去的都是四、五十歲的資深記者，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很多。

我在東北待了半年。東北淪陷後，逃回南京工作，有一次我採訪國民大會。會中有一位東北代表大聲指責陳誠把東北丟了，主張「把陳誠殺頭」！我就據實寫了這條新聞，而陸主任居然也把它登出來了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馬老師因此事受到當局很大的壓力，但他沒有處罰我，也不讓我知道。陸主任也為我「挺」了下來，自己承擔了責任。事後他才告訴我：「你差點完蛋！」

翻譯字斟句酌增進英文能力

隨著戰爭日熾，國際新聞益形重要。中央日報是第一家開始重視國際新聞的報紙。報社為加強外電的報導，把我調到編譯組工作。

我當翻譯，每次在譯稿時，一定字斟句酌，務必把英文完全看懂了才甘心，確認清楚涵義後才敢翻譯。像麥克阿瑟的辭職演說，就是由我們先翻出，而後刊登在報上。這樣的琢磨與訓練，對我日後在美國求學有很大的幫助。

前往美國攻讀大眾傳播

隨著中央日報遷台後，我繼續在報社工作，隨後在政府開放私人留學的第二年，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大眾傳播。其間，我獲得到史丹佛大學進修一年的獎學金。在史丹佛，我只要把學分補足，就可以選修我喜歡的課程。這種彈性與對學生的尊重，讓我享受了做學問的莫大自由與快樂。

而這段期間，很幸運地碰到了一位對我影響極深遠的大師級傳播學教授——Wilbur Schramm。他把大眾傳播的理論融會貫通，作了很有系統的歸納與分析，並用文學的想像力來處理 communication，開創新的學問。他搜集許多「如何影響人類抉擇」的研究，並針對人的性格與文字的運用，整理出一個框架，旁徵博引，內容深入而具啟發性；換句話說，他把別人研究心理學、社會學、人類學等的成果，放在大眾傳播的框架上，為傳播行為的研究開了一扇窗。

我後來寫了一本書《大眾傳播理論》，假如我沒有碰到他，這本書我作夢也寫不出來！

擔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職務

拿到碩士學位後回國，我一方面在中央日報工作，一方面回政大新聞系上課。民國五十六年，我接下新聞系系主任之後，設立了「集中選修」制度，規定學生在新聞系以外的科系中，任選一系選修二十學分的課，增加他們語文、社會科學等各 方面的素養。我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及早確立方向，並將他們訓練成「專業記者」。

作這種改變其實很有壓力，因為系裏同事開課的機會隨之減少。但我有學校的支持和其他各系的 合作，得以順利實施，而且效果蠻好的。不像現在，學校的校務、系務建立了許多「銅牆鐵壁」，動彈不得。

此外，我把原本報導校際新聞的學生實習報《學生新聞》，也改成了報導社區消息的《柵美報導》，讓學生的實習觸角伸得更遠，它可以說是台灣第一份在行政院新聞局內登記有案的社區報。在師資的延攬上，當年我為系上聘請全台灣第一位傳播博士，我也邀請像歐陽醇、余夢燕等幾位資深新聞工作者，還有林懷民、殷允芃等藝文傳播界的傑出人士，到學校教書，拓展同學的視野與增加實務工作的認識。

十年前的一個「夢想」受制於山頭主義

而今天的傳播學院，便是我十年前的一個「夢想」。其實，我的理想是把新聞系變成「有流動性的、沒有界限」的系所。要知道，傳播並不只有搞報紙電視而已，如果以職業別來分組分系，隨著科技的發達及改變，行業間的界限已日漸模糊，這樣的劃分已不精確。

今天我們都知道，其實這些學系都是修習傳播的地方。媒體〔印刷、電子〕或行業〔廣告、公關等〕則是應用傳播知識與技能的地方。按傳播知識與技能來設系比 按行業或媒體的不同而設系，是比較能落實到"學問的基礎"之上的。 傳播的知識與技能隨傳播性質而不同，這兒所謂性質，是指我們所傳播的東西旨在達成某種目的，因而具有某種特性而言。我依性質試行把傳播分為三種：〔一〕告知性的傳播〔二〕說服性的傳播和〔三〕美育〔娛樂〕性的傳播，我們初步構想是一個傳播教育機關〔學系或學院〕可設三組或三系，它們是為"告知〔報導〕傳播"、"說服傳播"和"傳播美學"。這三大主幹之外，另設兩三個"工作坊"如印刷工作坊和電子工作坊之類。工作坊是提供媒體〔或其它傳播行業〕實務 訓練的地方。透過這種整合的教育系統，我們可以在學系間銅牆鐵壁的情況下，以較高效率、較少資源浪費，培養各類媒體的新聞人員、評論人員、節目人員、廣告 人員以及公關人員。也可以專門培養"理論"人員。

可惜這只是我的理想，目前校園中「山頭主義」盛行，每個系所都不願被人分享資源，因此很

難打破藩籬，攜手合作。我所指的「銅牆鐵壁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如今，我這個愛作夢的老人，曾籌想一個有關 speech communication（語藝學系）的科系。我覺得，傳播學院應該步出大眾傳播的局限，多多關照人際傳播的範疇！

時代的動亂，把個人的利益與痛苦都沖淡了

談及生涯規劃，我自認是「時代」把我造成現在的樣子，順著時代的潮流而行，有時候是身不由己，我想很多人都一樣。回想對日抗戰時，物資很缺乏，我們住的是竹編的房舍；吃的是稀飯配上被蟲咬過留下了洞的蠶豆；晚上在教室自修，常常連點燈的煤油都沒有，而必須點蠟燭；偶爾打牙祭吃一碗肉絲麵，就是人生最大的享受。時代的動亂，把個人的利益與痛苦都沖淡了。

在苦難中成長的人，沒有奢求！現階段對我而言，追求快樂並非享受美食與華服，活得「心安理得」，才是最令人我覺得舒適的生活方式。

記者簡介：名人上班族為了尋找良好典範，替各位求職者立下標竿，來規劃你的職場生涯，特別邀請到資深文字工作者蕭容慧女士執筆。蕭女士 1992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研究所，經歷職務有光華雜誌總編輯及宏觀雜誌總編輯，作品包括光華雜誌「中國人的形象」等文章約二百篇，主編「與鹿共舞——台灣原住民文化」等光華雜誌叢書。